

第二章 鼻疗的历史沿革

鼻疗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推测，早在上古时代，当我们的祖先用火焚烧草木取暖或熏烤食物时，就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入其烟雾和气味，这或许就是最早的“鼻嗅药”了，但至于当时原始人是否已经意识到这种闻气味的方法可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1973年在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古代医书，一般认为大部分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中《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医学书籍，在该书中，就有用鲜产鱼和盐等药物外敷于鼻部治疗螟病鼻断的记载，这当为广义鼻疗最早的文字记载。同时出土的《养生方》，载有用蜗牛、桃实和美戴(即好酷)埋于窖中烧汁染布，用所染的药布“窜鼻孔以热”，可起到“灼”的作用；至于“窜”，

有人认为指用药熏，此处引申为嗅药；有人则认为指塞药；这儿姑且不论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当是在鼻腔用药(即狭义鼻疗)最早的文字记载。该书还载：“茹，湿磨盛之，饱食饮酒……者，嗅之。”很显然，这是有关鼻腔嗅药最早和最明确的记载。此外，在《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中，还记载了有关经脉和鼻的联系(详见下篇第一章“一、《马王堆古医书》论鼻与鼻疗”)。

从战国至秦汉，鼻疗已开始从初步运用逐渐转向了理论上的初步探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对鼻的论述颇多，其中有鼻与十二经脉和五脏六腑的联系，以及鼻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如认为“鼻为肺窍”，“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

臭。”为鼻疗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以草刺鼻取嚏治疗呃逆，这实际上是开创了嚏法治病之先河(详见下篇第一章二、《黄帝内经》论鼻与鼻疗)。

另据民间传说和后世书籍记载，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也曾运用塞鼻和熏鼻法治治疗产后血晕，此法一直流传至今，可见其影响之大。

东汉医圣张仲景在《金匱要略》中，载：

“湿家病，身疼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纳药鼻中则愈。”为鼻腔给药疗法的应用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金匱要略》原书共二十五篇，最后三篇为杂疗方和食物禁忌，在杂疗方中载：

“尸蹶，脉动而无气，气闭不通，故静而死也。治方：菖蒲屑纳鼻两孔中吹之。”在该篇中还有三则鼻腔给药救治“卒死”之方。

但由于最后三篇所载方治多见于后世方书，且多属验方性质，一般版本多不收入，以至于今人竟多不知鼻疗治急症已始于仲景。仲师还秉承《内经》以鼻为中心的“明堂疗法”，运用鼻诊断全身的各种病症，指出“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

晋代，鼻疗已成为治疗急症的常用方法。葛洪《肘后备急方》载有用皂角、葱、薤汁、韭汁、雄黄等药物或吹、或刺、或塞、或灌鼻内以治疗各种急症，如“救卒死，或先病痛，或常居寝卧，奄忽而绝，皆是中死；救之方：取葱黄心，刺其耳，男左女右，入七八寸，若使目中血出，佳，扁鹊法同。”

“治卒魘寐不寤方：末皂角，管吹两鼻中即起，三四日犹可吹；又以毛刺鼻中，男左女右，辗转进之；又方：取韭捣汁，吹鼻孔。”

至隋唐时期，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外台秘要》等书籍，广泛地记载了鼻疗。如孙思邈运用鼻疗已有以下特点：一是继仲景、葛洪之后，继续治疗各种急症；如《千金要方-卷二十五备急》就载有十余首治疗卒死之方。二是鼻病鼻治，即鼻疗已成为治疗鼻塞、鼻衄、鼻疮、鼻息肉等鼻部疾患的主要方法；如：“治鼻中息肉，不闻香臭方：烧矾石末，以面脂和，绵裹塞鼻中，数日息肉随药消落；又方：末瓜丁如小豆许，吹入鼻中必消，如此三数度。”三是鼻疗防病，用香佩和鼻部闻药法防治瘟疫、预防疾病，并创制和记载了许多香佩方剂；如太一流金散、小金牙散、大金牙散等均源于此时。四是鼻疗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如治喉痹及毒气，“剥大蒜塞耳鼻，日二易。”

宋金元时期，应用鼻疗者更是不乏其人。如《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儒门事亲》、《东垣试效方》、《世医得效方》等医籍中，对鼻疗的记载颇多，其鼻疗药物和方剂之多，治症之广，应用鼻疗的医家之众，是前所未有的。如《太平惠方》治疗小儿疳证，用白矾、藜芦、黄连等研末塞鼻；《圣济总录》用龙脑、丹砂、芒硝、麝香研末，用鲤鱼胆汁和成丸，塞入鼻内，治疗喉闭、喉风；张从正《儒门事亲》对取嚏法从理论上作了论述，认为嚏法可归于“吐法”，凡宜吐者皆可用，则对取嚏法从理论上作了论述，认为嚏法可归属于“吐法”，凡宜吐者皆可用之。

明代，鼻疗的应用更加普遍。在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方书——《普济方》中，记载了许多鼻疗方剂，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刊行于 1470 年，由董宿所辑、方贤审定的

《奇效良方》，汇集了不少取嚏验方，不仅用于急救，而且用于其它病症；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鼻疗方剂有数百首之多，如“偏正头风，至灵散；用雄黄、细辛等分为末，每用字吹鼻。”吹奶作痛，贝母末吹鼻中，大效。”龚延贤《万病回春》经过其亲身的临床实践而深信鼻疗之功，如“梁太府乃因患头晕呕吐，闻药即呕，诸医措手，余以伏龙肝为末，水丸塞两鼻孔，用保中汤以长流水入胶泥搅澄煎，稍冷，频服之而安。”并记载了一些流传至今的鼻疗名方，如治疗头风、牙痛、赤眼、耳鸣之“赤火金针”（乳香、没药、川芎、雄黄、白芷、盆硝，又名六圣散），治疗急性腰扭伤之“过街笑”（木香、麝香）等，颇切临床实用。

清代，鼻疗不仅得到了空前普遍的应用，而且同时注重了鼻疗的理论探讨。如赵学敏的《串雅内编》和《串雅外偏》广泛搜集了民

间走方医的经验，其中便有不少鼻疗验方，具有方简、效验的特点，至今仍被临床所沿用。清代医家王晋三甚至认为：“喉风急症，舍吹鼻通肺之外治，别无他法。”

刊行于 1805 年，由程鹏程编辑的《急救广生集》，又名《得生堂外治秘方》，是我国第一部外治专著，该书大致总汇了清代嘉庆前千余年的外治经验和方法，其中鼻疗的方剂颇多，如用鲜萝卜加冰片、薄荷少许滴鼻治疗头痛，用生半夏、葱白塞鼻治疗乳痈初起等，皆具简、便、廉、验之特点。此外，吴尚先的《理瀹骈文》、邹存淦的《外治寿世方》、陆晋笙的《鯨溪外治方选》等，都是专门论述外治的专著，皆收录了不少鼻疗验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外治宗师吴尚先(吴师机)所著的《理瀹骈文》，对鼻疗做出了前

无古人的贡献。该书对鼻疗的辨证论治、理论基础、作用机理、药物选择、使用方法、主治功效、适应病症、注意事项等，都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阐述。认为：

“上焦之病，以药研细末，搐鼻取嚏发汗为第一捷法。” 嚏法的基本作用是“嚏法，开也，在上在表者也，可以宣发阴阳之气也” ，

“嚏法，达之、发之、泄之，可以解木、火、金之郁” ， “嚏法，泄肺者也” ， “连嚏数十次，则腠理自松，即解肌也；涕泪痰涎并出，胸中闷恶亦宽，即吐法也。盖一嚏实兼汗、吐二法” 。但“纳鼻而传十二经” 、

“嚏可以散表……嚏亦可和里” ，不仅“凡欲升者，皆可以嚏法升之” ，而且亦可“上取而治下” 。故而鼻疗可广泛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各种病症。并载有搐鼻、塞鼻、纳鼻、滴鼻、灌鼻、熏鼻、吸鼻、嗅鼻、窒鼻等鼻疗验方数百首。吴氏使鼻疗在几千年临床应用的基础上上升到了理论的高

度，并在其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将鼻疗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使鼻疗发展到了更臻于完善的地步，这是鼻疗史上一个重要地里程碑。吴师机对鼻疗的精辟见解和宝贵经验，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凡欲学习和研究鼻疗者，《理渝骈文》可谓第一必读之书。

此外，清《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也载有不少鼻疗效方，这说明鼻疗在当时不仅因其简便廉捷而在民间广泛运用，而且也因其安全有效而登上宫廷这一大雅之堂了。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全国各地的中医院校，培养了众多的中医人才，但回顾一下四十年的中医教育，也有一个很大的失误，这就是把针灸和按摩之外的外治法人为地、无情地排除于中医院校的教科书之外，以至于许多

科班出身的中医，对外治法却知之甚少。作为外治法之一的鼻疗，亦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在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初，人们才又重新发现和注意到了这一宝贵遗产，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鼻疗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些中医院和科研机构的有识之士，已经着手或即将着手从理论和科研的高度对鼻疗进行探讨、研究。如被称为“古有吴师机，今有吴震西”的全国中医外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震西先生研制的“101 止痛鼻锭”，对头痛、胃痛、冠心病心绞痛等皆有良效；治疗牙痛的鼻疗成药“牙痛一闻灵”已经面世；此外，“超声雾化吸入器”、“鼻嗅器”、“药物口罩”等鼻疗的医疗器械也已经研制成功，并应用于临床。

鼻疗的前景是广阔的。鼻疗虽有几千年的历史，并且近年来发展很快，但仍有以下问题或空白等待我们去解决和填补。一是任何一

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而迄今在鼻疗古今文献的全面系统整理和发掘方面，还没有深入进行，基本上属于空白(本书便是针对此而作)；二是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其理论体系，而迄今在鼻疗的理论研究方面，多局限于对中西医的一般知识进行泛泛解说，对鼻疗机理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欠深入；三是在临床应用方面，目前多只是在民间流传或基层运用，在县市级以上的正规医院，真正将鼻疗应用于临床者还很少，即鼻疗还远没有达到其应该普及的程度；四是在鼻疗的剂型和用药器械的研究方面，还只是凤毛麟角，仍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临床的需要。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一个研究和应用鼻疗的热潮必将到来，这既不是揠苗助长，也不是某几个人所能左右和阻挡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